

01

久病成醫 治療你的衣櫃

黃琪

「不斷壓榨第三世界的工人，衣服才能賣得那麼便宜，很變態！他們人工超低，有些染布廠甚至令工人患皮膚癌……你買這些衣服，等於站在不公義的一方。」

KAY WONG



●

「如果大家買衣服像選丈夫般認真，可能會好些！」黃琪（Kay Wong）笑說，又有點慨嘆。速食時裝（fast fashion）的廉價貨，早教人劣質也不在意，買完即棄也不心痛了。「這種生態其實很不健康。」Kay 曾經營時裝品牌「Daydream Nation」十年，最終被 fast fashion 衝擊得意興闌珊而結業，靜下來，才看清時裝工業有病，連自己也曾染病。近年她開設升級再造（upcycling）工作室「Fashion Clinic」，專門幫舊衣重生，覺得這樣更對得起良心，也是「久病成醫」的結果：「希望醫治一下時裝工業、醫治你的衣櫃和心靈。」

● 做過時裝 才反時裝

走進 Fashion Clinic 的工作間，感覺很簡約：一排排掛在衣櫃裡的，全是 Kay 取自朋友的舊衣；窗邊放著一台衣車，完全沒有五光十色的時裝味。「我覺得時裝已經過時了。」

Kay 提起著名時尚趨勢專家 Li Edelkoort：「她是我的偶像，曾發表『反時裝宣言』，就是說我們需要新一代的設計師，去解決時裝工業產生的種種問題。」例如浪費。修補舊衣，免它淪為垃圾，是 Fashion Clinic 的工作之一。看 Kay 正動工的舊牛仔褲，與一般「無痕」補衣不



同，她會刻意在破爛位置刺繡，將缺陷化為款式。「回想起來，這種風格跟我大學時的作品很相似。」

她在倫敦中央聖馬丁學院（Central Saint Martins）讀紡織品學士時，曾跟隨時裝設計師 Jessica Ogden 實習，早已埋下 upcycling 的種子，對她影響深遠。「她是很不 fashion 的 fashion designer，不追潮流，主要用天然物料，有很多手工和 upcycling 元素。」後來 Kay 再進修紡織品碩士，畢業作也是一個 upcycling 系列，獲日本買



— Kay 刻意保留舊物缺陷美，將縫補化為款式。

家下單。就是這支強心針，令她二〇〇六年找弟弟（黃靖）合辦時裝品牌 Daydream Nation。有了自家品牌，反而放下了 upcycling，忙於以藝術形式說故事：「因為弟弟太瘋狂啦！他讀劇場出身，每季都會天馬行空構思一個故事，我們再設計服飾去演繹它，甚或用劇場形式來發佈。這樣很難用舊衣改造，我們要 start from scratch 去訂布、做紙樣，找廠量產。」Daydream Nation 贏過不少國際設計獎，但生意愈做愈大，Kay 漸漸疲於奔命。

「最高峰時開了兩間店，團隊養著十多人，我要維持三百至五百萬元生意額，才能經營下去。」既便宜又不斷推出新款的 fast fashion，在全球張牙舞爪，也令她隱隱作痛：「當 fast fashion 只賣數十元一件，客人會覺得，為何要花三千元買我的衣服？韓國代理商也狂迫我做『平啲、多啲、快啲』。」究竟人類要買多少新衣才滿足？Kay 開始做到懷疑人生。「我覺得自己做的，已經不是好事……」就在工作迷惘之際，Kay 還經歷了男友因急性病突然過身，幾乎精神崩潰。最後她決定要身心放假，把心一橫結束經營十年的 Daydream Nation，去哥本哈根深造。「去了那邊近一年，令我有很大改變。」

● 變態的壓榨

情況像搬家，要離開，交吉了，平日掃在地毯下，不去正視的東西也現形。「去哥本哈根前，Daydream Nation

要清倉，嘩，很痛苦！」那一刻事實放在眼前：即使 Daydream Nation 不是 fast fashion，多年來亦無可避免產生浪費。「每季都買大量新布做設計，還要多買 10% 備用，結果永遠剩下很多。另外還有樣辦、有瑕疵的次品、店舖賣剩的存貨……全是浪費。」其實，也不是十年下來才發現：「只是我以前像鴛鴦，把頭埋在沙中。」

人在哥本哈根，告別快速的港式節奏，終於有時間反思。那年 Kay 跟隨時裝設計師 Henrik Vibskov 工作：「雖然我要打工，不過丹麥的生活很 chill、很簡約。」她發現很多丹麥人家裡空蕩蕩，只放數件家具，但全是優質貨。「他們願意花錢買好的設計。來到丹麥，我才感受到什麼是 less is more。」港女逛街最愛買衫，Kay 的丹麥同事反而愛分享舊衣：「大家品味相近，女生發覺衣服太多了，便一大袋帶回公司，讓喜歡的人拿去穿。」她還認識了很多關注環保的設計師，開始看《時尚代價》（*The True Cost*）等時裝紀錄片，目睹時裝工業最醜惡的一面。

「看完真的會哭。」最令她觸目驚心的畫面，是二〇〇三年孟加拉一座八層高的成衣工廠大樓 Rana Plaza 意外倒塌。「老闆生意多了，便擴建大樓，僭建了三層。那幢大樓已搖搖欲墜，工人不肯進去，但老闆強迫他們照常開工，最終大樓塌下來，死了千多人。」漠視工人安全的血汗工廠故事，還有很多，fast fashion 是一大元凶。



— 多年前 Kay 在倫敦，以劇場形式發佈 Daydream Nation 二〇〇八秋冬系列「Good Night Deer」。

「不斷壓榨第三世界的工人，衣服才能賣得那麼便宜，很變態！他們人工超低，有些染布廠甚至令工人患皮膚癌……你買這些衣服，等於站在不公義的一方。」

● 不再用新物料

世界崩壞，可以怎樣？Kay 想了很久。在丹麥，她曾自發實踐「一年不買新衣」的計劃；回港後，又試過用丹麥湖邊收集的天鵝羽毛，結合 Daydream Nation 剩下的毛冷做藝術品，開小型展覽。慢慢她悟出日後的創作方向：「不再使用新物料，盡量做到零浪費。」到二〇一八年，Kay 與志同道合的設計師林蔚彥（Toby Lam）成立 Fashion Clinic，開始為客人改造舊衣。她說自己像醫師，提供「3R」服務。除了「Repair」縫補破爛舊衣，「Reshape」修改不稱身的服飾，還有重點項目「Redesign」，將舊衣改頭換面：「譬如你有幾件不再穿的舊衣，我可以將它剪裁再拼合，設計成一件新衣。」

兜兜轉轉，Kay 重新投入 upcycling，看似回到大學時代。「也是！不用追逐 fashion cycle，也沒製造多餘的東西，我覺得現在很開心。」衣服天天與我們有肌膚之親，其實盛載很多生活情感，Kay 在 Fashion Clinic 特別能體會。「有次舞台劇演員 Rosa（韋羅莎）將已故外婆的大衣交給我。她很愛穿這件大衣，但款式已過時，剪裁也不合身。我將它改為中褸後，Rosa 穿上給媽媽看，才知



— 上圖 | 從哥本哈根回港後，Kay 曾以 Daydream Nation 剩下的物料做藝術品，摸索日後創作方向。

— 下圖 | 這件背心是 Kay「Redesign」之作，拼合客人數件舊衣，重新設計而成。

外衣原屬媽媽的，後來給了外婆。一件衣服可以牽繫三代，很 sweet。」

完全脫離時裝生產鏈，Fashion Clinic 像一門小手作。雖然 Kay 有助手和車衣女工幫忙，但構思設計、手縫工序等，還是要親力親為。「一個月若有八至十件舊衣要 redesign，已經會很忙！」Redesign 最費心神，完成一件起碼花數天，收費才約二千元，她老實說：「其實很不合乎經濟效益，哈哈！所以另一方面，Fashion Clinic 亦和很多機構合作，努力做 upcycling 工作坊和講座。」最雄心勃勃，要算二〇一九年尾，Fashion Clinic 舉辦香港首個大型可持續時尚活動「Future Fashion Lab」，請來本地和世界各地的相關品牌、技術單位、物料研發廠商、設計師及藝術家參與，做了一系列展覽和講座。「希望日後可以繼續一年一度舉行。我覺得這類活動，應取代主流 fashion show，或成為它的一部分。」

不只 fashion show，也不只時裝，Kay 覺得很多香港設計，還未有環保覺醒。她說外國相對走得前，常有精彩設計，例如丹麥設計師 Kathrine Barbro Bendixen，居然想到將牛腸的腸衣充氣，再配合 LED，做成漂亮燈飾。「她不過是聖誕節時與家人做香腸，用到豬腸衣而獲啟發！設計與生活的關係就是這樣，有很多可能性。」



— 上圖 | Future Fashion Lab 展品之一，是荷蘭設計師 Hellen van Rees 的環保時裝，部分物料以工廠剩餘的紗線編製而成。

— 下圖 | Fashion Clinic 與不少藝人合作，例如歌手王梓軒二〇一九年《Crossing 源·樂》演唱會的服飾，就由 Kay 用他的舊衣重新設計，包括圖中作品。



不用追逐 fashion cycle，
也沒製造多餘的東西，
我覺得現在很開心。

